

陶淵明詩話

飛 昭 薛 濟 今 薛 二 新 五 十 羅 飛 平 蘇 斷 水 白 說 小 梅 缺 金
 仙 天 君 剛 公 活 佛 古 奇 丁 仁 德 紅 虎 虎 通 鴻 曼 殊 秀 英 夢 月 台 雲
 和 反 初 二 三 續 征 征 樓 平 平 掃 妖 龍 家 二 遊 度 公 山 貴 觀 走 陽 園 豔 雄 佳 雁 說
 國 博 記 史 傳 唐 話 丹 綠 夢 記 集 傳 傳 將 北 樓 南 西 南 夢 梅 案 西 東 集 集 店 番 圖

所 版
有 權

版 出 月 三 年 三 二

點 標 式 新

話 詩 明 淵 陶

冊 一 裝 洋

角 三 價 定

忙 太 朱 者 點 標
 公 惟 者 閱 校
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
 號 一 廿 百 一 路 東 廣 所 發 批

本 社 出 版 各 種 標 點 本 籍 原 書 託 廣 益 書 局 經 售 猥 蒙 諸 君 嘉 許 訂 購 日 衆 茲 爲 展 營 業 另 闢 本 社 批 發 所 於 廣 東 路 一 百 廿 一 號 配 力 圖 檢 配 迅 速 益 臻 供 應 完 善 如 荷 惠 顧 竭 誠 歡 迎 !

序

陶詩彙註四卷，歙縣吳東巖撰，爲陶集最佳本，末附詩話數則，亦東巖所輯；續鈔數則，乃石屏許麟篆所增也。今取以單行，以供研究陶詩之一助；閱者當知淵明詩話一帙，並非淵明自撰之詩話，乃古今來諸家論淵明詩派之書也。與石林詩話厚村詩話等題名同而事則異矣。凡讀詩文專集，務須於作者生平若何，淵源所自，洞曉無遺，心知其意，方能學古有得，開卷有益。否則徒賞其詞采之精拔，文藻之綿麗，而不知義蘊之所在，雖謂之未讀也可。於是論文詩話之作，不可不讀，不讀卽何由瞭解？故詩話之作，不特專爲表章前哲，亦所以啓迪後進者也。淵明之詩，風華清靡，辭興婉愜，要是上品，而鍾仲韋置之中品，復以爲其源出於應璩，兩失之。葉少蘊等所駁最當。無榮惡乎辱？無得惡乎喪？兩句足以盡淵明，人知其詩爲絕唱而寡和者多，不知其人亦絕唱而寡和者少，能知此者，方可讀陶詩，方可論陶詩，方可學陶詩矣。許彥周亦曰：『陶彭澤詩，顏謝潘陸皆不及者，以其平昔所行之事，賦之於詩，無一點愧辭，所以能爾。』其餘

胡荅溪蔡寬夫魏了翁所論，均我所深喜。不求甚解一句，世多誤解，惟楊升菴所說最妙。不求甚解，正多讀書之謂，非謂不讀書也。故其所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，能考索無遺。甲子義熙之說，世已糾正，無足辨者。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，盡人皆知，而韓子蒼曰：『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，奔武昌。余觀此士，旣以違己交病，又愧役於口腹，意不欲仕久矣；及因妹喪卽去，蓋其孝友如此，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？』此則人所鮮知也。江文通顧長康之作，誤入陶集，及陶詩之誤字，讀此皆可領悟。和陶以江氏爲最逼真，東坡差不逮，其他附庸陶派，見續詩話中者尙不少。予旣爲大達圖書供應社標點，且訂正一過，復就管窺所及，略其大而論其小者，公之同好。第覺古人評陶之語，決不止此，原續鈔殊有遺漏；他日獲暇，當於各家詩話中，有論述陶詩者，搜剔彙錄以補益之，是吾願也，害日成之？

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南匯朱太忙撰序。

新式
標點
淵明詩話

蕭德施統曰：淵明文章不羣，詞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，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加以貞志不休，安道苦節，不以躬耕爲恥，不以無才爲病，自非大賢篤志，與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（陶集原序）

鍾仲偉嶸曰：陶潛詩，其源出於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，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。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慨，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世，歎其質直。至如懽言酌春酒，日暮天無雲。風華清靡，豈直爲田家語耶？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（詩品）

陽子烈休之曰：陶潛之文，辭采雖未優，而往往有奇絕異語，放逸之致，棲託仍高。（序錄）

葉少蘊夢得曰：詩品論淵明，以爲出於應璩，此語不知其所據。應璩詩不多見，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，所謂下流不可處，君子慎厥初者，與陶詩了不相類。五臣注引文

章錄云，曹爽用事，多違法度，璩作此詩以刺在位，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。淵明正以脫略世故，超然物外爲意，顧區區在位者，何足槩其心哉？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，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？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，競進而爭長者所爲，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。（石林詩話）僧思悅曰：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，今觀其風致孤邁，蹈厲淳深，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。（陶集書後）

蘭莊詩話曰：鍾嶸品陶潛詩，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，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愜，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，可謂知言矣。而寘之中品，其上品十一人，如王粲、阮籍輩，顧右於潛耶？論者稱嶸洞悉玄理，曲臻雅致，標揚極界，以示法程，自唐而上莫及也，吾獨惑於處潛焉。

林君復逋曰：陶淵明無功德及人，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，何耶？蓋顏子以退爲進，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？

蘇子瞻賦曰：古之詩人，有擬古之作矣；未有追和古人者也。追和古人，則始於東坡。吾於詩人，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吾前後和其詩，凡百有九篇，至其得意，自謂不甚愧淵明。

然吾之於淵明，豈獨好其詩也哉？如其爲人，實有感焉。淵明臨終，疏告儼等，吾少而窮苦，每以家弊，東西游走。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，自量爲己，必貽俗患，僥倖辭世，使汝等幼而飢寒。淵明此語，蓋實錄也。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，半世出仕，以犯大患，此所以深愧淵明，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。（東坡詩話下同）

又曰：孔文舉云：坐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，吾無事矣。此語甚得酒中趣。及見淵明云：偶有佳酒，無夕不傾，顧影獨盡，悠然復醉，便覺文舉多事矣。

又曰：所貴於枯淡者，謂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實美。淵明子厚之流是也。若中邊皆枯，亦何足道？佛言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；人食五味，知其甘苦皆是，能分別其中邊者，百無一也。

范元實溫曰：東坡和貧士詩，夷齊恥周粟，高歌誦虞軒，祿產彼何人？能致綺與園。古來辟世士，死灰或餘烟，末路益可羞，朱墨手自研。淵明初亦仕，絃歌本誠言，不樂乃徑歸，視世嗟獨賢！此言夷齊自信其去，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，四皓自信其進，雖祿產之聘，亦爲之出。蓋古人無心於功名，信道而進退，故其名之傳，如死灰之餘烟也。後世君

子，既不能以道進退，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，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，故曰朱墨手自研。若淵明初亦仕，絃歌本誠言，蓋無心於名，雖晉末亦仕，合於綺園之出，其去也，亦不待以微罪行，不樂乃徑歸，合於夷齊之去，其進退蓋相似，使其易地，未必不追蹤二子也。東坡作文，工於命意，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，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。（潛溪詩話）

劉後村克莊曰：士之生世，鮮不以榮辱得喪，撓敗其天真者。淵明一生，惟在彭澤八十餘日，涉世故。餘皆高枕北窗之日，無榮惡乎辱？無得惡乎喪？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。二蘇公則不然，方其得意也，爲執政侍從；及其失意也，至下獄過嶺，晚更憂患，於是始有和陶之作。二公雖惓惓於淵明，未知淵明果認可否？（後村詩話）

朱文公曰：淵明詩所以爲高，正在不待安排，胸中自然流出。東坡乃篇篇句句，依韻而和之，雖其高才似不費力，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。（朱子文集）

黃魯直庭堅曰：東坡在潁州時，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，歎淵明之絕識，遂作詩云：淵明求縣令，本緣食不足，東帶向督郵，小屈未爲辱。翻然賦歸去，豈不念窮獨？重以五斗

米折腰營口腹。云何元相國，萬鍾不滿欲。胡椒銖兩多，安用八百斛？以此殺其身，何翅抵鵠玉？往者不可悔，吾其反自燭。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，或飯不足也。顏延之送錢二十萬，卽日送酒家，與蓄積不知紀極，至藏胡椒八百斛者，相去遠近，豈直睢陽蘇合彈，與蜣螂糞丸比哉？

又曰：甯律不諧，而不使句弱甯用字不工，不使語俗。此庾開府之所長也，然有意於爲詩也。至於淵明，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。雖然，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，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。孔子曰：甯武子，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淵明之拙與放，豈可爲不知者道哉？道人曰：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，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。說者曰：若以法眼觀，無俗不真，苦以世眼觀，無真不俗。淵明之詩，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。

又曰：正賴古人書，正爾不能得，正宜委運去，皆當時語，而或者改作，上賴古人書，止爾不能得，甚失語法。

又曰：血氣方剛時，讀此詩，如嚼枯木。及緜歷世事，知決定無所用智。又云：謝康樂庾義城之詩，鑪錘之功，不遺餘力。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，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

工拙，淵明直寄焉。持是以論淵明，亦可以知其關鍵也。

又曰：退之於詩，本無解處，以才高而好耳。淵明不爲詩，寫其胸中之妙耳。無韓之才，

與陶之妙，而學其詩，終樂天耳。

論韓謬甚，所謂蚍蜉撼大樹也。論陶不差，宜分觀之。許印芳識。

陳無己師道曰：鮑昭之詩華而不弱，淵明之詩切於事情，但不文耳。（後山詩話）

都玄敬穆曰：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，但不文耳。此言非也。如歸田園居云：

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，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巔。東坡謂如大匠運斤，無斧鑿痕。如飲酒其一云：衰榮無定在，彼此更共之。山谷謂類西漢文字。如飲酒其五云：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王荊公謂詩人以來，無此四句。又如桃花源記云：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唐子西謂造語簡妙。復曰：晉人工造語，而淵明其尤也。後山非無識者，其論陶詩，特見之偶偏，故異於蘇黃諸公耳。（南濠詩話）

韓子蒼駒曰：以淵明傳及詩考之，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參軍，由參軍爲彭澤，遂棄官歸。是歲乙丑，凡爲吏者六歲，故曰疇昔居上京，六載去還歸。然淵明乙巳，尙爲建威參軍，十一月去彭澤，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，何也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，卽日解印

綬去，而淵明自敘，以程氏妹喪去，奔武昌。余觀此士，旣以違己交病，又愧役於口腹，意不欲仕久矣；及因妹喪卽去，蓋其孝友如此。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，故謂因督郵而去，此士識時委命，其意固有在矣。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？躬耕乞食，且猶不恥，而恥屈於督郵，必不然矣。又曰：田園六首，末篇乃序行役，與前五首不類，今俗本取江淹種禾在東皋爲末篇，東坡亦因其誤和之，陳述古本止有五首。予以爲皆非也，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，江淹擬詩亦頗似之，但擬淵明詩，開徑望三益，此一句爲不類。故人張子西向予如此說，余亦以爲不然，淹之比淵明情致，徒效其語，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，固應不類。予觀古今詩人，唯韋蘇州得其清閒，尙不得其枯澹。柳州獨得之，但憾其少適耳。柳州詩不多，體亦備衆家，唯效陶詩，是其性所好，獨不可及也。

遜齋閒覽曰：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，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：日暮碧雲合，佳人殊未來，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。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：種禾在東皋，苗生滿阡陌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，皆誤也。

洪景廬邁曰：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，其末一篇，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，明言數

陶徵君田居。蓋陶之三章云：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，故文通云：雖有荷鋤倦，濁酒聊自適，正擬其意也。今陶集誤編入東坡，據而和之，未深考耳。（容齋隨筆）

郎仁寶瑛曰：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，人以謂江淹者，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。但開徑望三益，江淹不類。予以爲此句固不類，而前說種苗，後結桑麻，陶公亦不如此雜，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，豈江竊陶者耶？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？問來使一篇，東澗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，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，好事者混入陶集中，巨眼者自能辨之。（七修類稿）

嚴儀卿羽曰：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，有問來使一篇云：爾從山中來云云，予謂此篇誠佳，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，得非太白逸詩，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。（滄浪詩話）

許彥周顓曰：春水滿四澤，夏雲多奇峯，秋月揚明輝，冬嶺秀孤松，此顧長康詩，誤入彭澤集中。（許彥周詩話）

又曰：陶彭澤詩，顏謝潘陸皆不及者，以其平昔所行之事，賦之於詩，無一點愧辭，所以能爾。（全上）

遜齋閒覽曰：六一居士，推重淵明歸去來，以爲江左高文，當世莫及。涪翁云：顏謝之詩，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，然淵明之牆數仞，而不能窺也。東坡晚年，尤喜淵明詩，在儻耳，遂盡和其詩。荆公在金陵作詩，多用淵明詩中事，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事者曰：先生歲晚事田園，魯叟遺書廢討論，問訊桑麻憐已長，按行松菊喜猶存；農人調笑追尋壑，稚子歡呼出候門，遙謝載醪祛惑者，吾今欲辨已忘言。

劉後村曰：四言自曹氏父子，王仲宣，陸士衡後，唯陶公最高。停雲榮木等篇，殆突過建安矣。（後村詩話）

王復齋厚之曰：淵明詩，雖留身後名，生前亦枯槁，死者何所知？稱心固爲好，是不慕身後名也。及擬古乃云：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，是欲名彰也；二意相反。如張季鷹云：與我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，與陶前詩相類。（復齋讀錄）

又曰：文選五臣注云：淵明詩，晉所作者，皆題年號，入宋所作，但題甲子而已，意者恥

事二姓，故以異之。思悅考淵明之詩，有以題甲子者，始庚子，距丙辰，凡十七年閒，只九首耳，皆晉安帝時所作也。中有乙巳歲三月，爲建威參軍，使都經錢溪作，此年秋乃爲彭澤令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及解印綬，賦歸去來兮辭。後一十六年庚申，晉禪宋，恭帝元熙二年也。蕭德施作傳曰：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公不復肯仕，於淵明之出處，得其實矣。甯容晉未禪宋以前，輒恥事二姓，而所作詩但題甲子，以自取異哉？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，其所題甲子，蓋偶記一時事耳。余觀南史傳，亦云所著文章，皆題其年月，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號，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，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。（全上）

嚴有翼曰：秦少游言宋初受命，陶潛自以祖侃，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，投効而歸，耕於潯陽。其所著書，自義熙以前，題晉年號，永初以後，但題甲子而已。魯直詩，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，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，是知少游尙惑於五臣文選，其他可知。（藝苑雌黃）

郎仁寶瑛曰：五臣注文選，以淵明詩，晉所作者皆題年號，入宋但題甲子，意謂恥事二姓，故以異之，後世因仍其說，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。治平中，虎邱僧思悅編陶之

詩辨其不然，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，始庚子，距丙辰，凡十七年，詩一十二首，皆安帝時作也。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，始禪宋。夫自庚子至庚申，計二十年，豈有晉末禪宋之前，二十年内，輒恥事二姓，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異哉？劄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，所題甲子，但記一時事耳，其說出，而舊疑釋矣。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：元興二年，桓玄篡位，繼而劉裕秉政，至元熙二年，始受禪，前此名雖爲晉，實則非也。故恭帝曰：桓玄之時，晉已無天下，重爲劉公所延，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，計時逆推，正二十年也。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，故所題云云。以予論之，若唐若宋，天下危而復安，常有之也，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？故唐韓偓之詩，亦紀甲子耳，後因全忠篡唐，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，蔡說謬矣。惜思悅尙辨未至，若曰：二十年閒，陶詩豈止十二首耶？且未革之時，逆知卽題甲子，而永初元嘉之作，如贈長沙族祖，王撫軍座中送客者，反不題甲子，何耶？至於述酒篇內，豫章抗高門，重華固靈墳，流淚抱中歎，平生去舊京，正指宋迫恭帝之事，又何不題甲子耶？蓋偶爾題之，後人偶爾類之，豈陶公之意耶？因復辨之，以足思悅之義。（

七修類稿）

吳正傳師道曰：乾道五年，林栗守州時，所刊第三卷首有此序，思悅者不知何人，但其所言甚當，而有未盡。且宋書南史皆云：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，所著文章，皆題年月，義熙以前，明書晉氏年月，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。蓋自沈約、李延壽皆然，李善因之，不獨五臣誤也。今考淵明文，唯祭程氏妹文，書義熙三年，祭從弟敬遠，自書歲在辛亥，自祭文，則曰歲惟丁卯，丁卯在宋元嘉四年，辛亥亦在安帝時，則所謂一時偶記者，信得之矣。（正傳詩話）

何燕泉孟春曰：艇齋詩話有云：思悅者虎丘寺僧，治平中，曾編淵明集，吳蓋未考於此。艇齋記曾季狸語，亦以思悅此序，信而有徵。按碧湖雜記：元興五年，桓玄篡位，晉氏不絕如綫，得劉裕而始平，改元義熙，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，淵明賦歸去來兮，實義熙元年也。至十四年，劉公爲相國，恭帝卽位，改元元熙，至二十年庚申，禪宋。觀恭帝之言曰：桓氏之時，晉氏已無天下，重爲劉公所延，將二十載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，詳味此語，劉氏自庚子得政，至庚申革命，凡二十年，淵明自庚子以後，題甲子者，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，忠之至，義之盡也。思悅殆不足以知之。困學紀聞左傳引商書曰：沉潛剛

克，高明柔克，洪範言惟十有三祀，箕子不忘商也，故謂之商書。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，亦箕子之志也。陳咸用漢臘亦然。（陶集注）

梅禹金鼎祚曰：自前說一出，而陶詩或目曰感憤，或託曰譏諷，并其閒遠恬澹之旨索然矣。靖節恥事異性，誠有之，然何必於詩題甲子示意也？（詩乘）

朱文公曰：晉宋人物，雖曰尙清高，然這邊一面清談，那邊一面招權納貨。淵明真能不要，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。

又曰：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，不如是，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，不免於局促塵埃，無由到古人佳處。

又曰：陶淵明詩，平淡出於自然，後人學他平淡，便相去遠矣。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，銳意要學，遂將淵明詩，平仄用字，一一依他做。到一月後，便解自做，不要他本子，方得做詩之法。又曰：韋蘇州詩，直是自在，其氣象近道。陶却是有力，但詩健而意閒。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，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。又好名，韋則自在。

又曰：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，恥復屈身後代，自劉裕篡奪勢成，遂不復仕，雖其